

世界知



識丛书

战斗的越南

第四集



· 世界知識叢書 ·

越南的戰鬥

第四集

世界知識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 世界知識叢書 ·

战 斗 的 越 南

第 四 集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交道口南三条三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01 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定價 (二) 0.26 元

開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frac{3}{4}$ · 插頁 1 · 字數 58,000

1966 年 4 月第一版 1966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號 12003 · 50

編 者 的 話

英勇的三千多万越南人民正以决战决胜的英雄气概进行着气壮山河的抗美救国正义斗争。他们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仅为各国人民反~~美~~^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而且对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本书收集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中旬以来在我国报刊上发表的越南南方通讯十九篇。这些通讯记述了越南南方军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如何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辉煌胜利；而且还揭露了美国侵略军在越南南方军民的铁拳下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狼狈相和丧魂落魄的丑态。通讯中的活生生的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斗争必定胜利，美国侵略者必定失败。

一九六六年四月

統一書號：12003·53·1

定 价： 0.26 元

目 录

英雄的军队,钢铁的战士	戴 楓	1
光辉的战旗	馬真划 李 珉	11

——越南南方解放军“X部队”访问记

一支少数民族人民武装的成长		17
美军机械化部队的覆灭	于 栋	20
第二次打击		24

越南南方解放军奇袭安溪美国第一骑

兵师基地纪实		27
声威远震的同阳大捷		30
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35

——嘉定省古芝县军民反“扫荡”纪实

人民游击战的英雄赞歌		39
安田乡游击队痛击美国“王牌军”		43
英雄脚下无禁区	戴 楓	46
人民巨掌中的美伪巢穴	于 栋	51
政治斗争战线上的女英雄们	戴 楓	55
坚贞不屈的女英雄——阮氏珠		

..... 徐怀中 丛 深 馬真划 李 珉 61

英雄虎胆震山岳		73
歼美老英雄步枪显威风		76
歼美小英雄		78
如此“特种部队”	于 栋	80
手持着现代武器的怕死鬼	馬真划 李 珉	84



英雄的軍隊，鋼鐵的戰士

戴 楓

誰是旱季的主人

森林裡終日不停的暴雨不見了，風變得柔軟暖和了；塔梅平原的汪洋積水，一天天低下去，露出了新綠的闊葉草；湄公河三角洲，萬里碧空，從早到晚，掛着個火熱火熱的太陽。

雨季過去了，越南南方解放軍戰士在雨季頻頻出擊，連連大捷之後，乘着戰鬥的間隙拆洗受潮的衣服，晒晒吊床，準備新的戰鬥。

雨季過去了，敵人蠢蠢欲動，美國侵略者和它的西貢走狗每天張破喉嚨哇哇亂叫：“越共的雨季過去了”，“我們的旱季到來了”，“發揮陸空優勢，旱季改觀戰局”。這預示着嚴峻的戰鬥即將來臨。

一九六五年，我們就在美偽集團一片“旱季攻勢”的叫聲中，跨過了寬闊的西貢河，到西貢前綫去。大白天，我們走在連結西貢的市郊公路上。運糧的大轆轤牛車代替了往常流綫型小汽車。穿得花花綠綠的兒童，在村頭滿臉笑容揮手迎接解放軍。民族解放陣綫的紅藍金星旗迎風飄揚。我們從密林走向平原，向着敵人的心臟前進。“這裡離西貢不到三十公里了。”南方同志指着前面方向說。我們听着，心裡有說不出的愉快和舒坦。

有时，顺着大路，我們同解放軍战士并肩朝着一个方向前进。雨季大捷中繳获过来的大家伙——重型无后座力炮、迫击炮，也扛着前进。那几次在南部东区战场上繳获的战利品真可說是堆积如山。东帅战斗中还用了大卡車运输战利品。夹在行进的队伍中前进的，也有支前民工，那簡直是一条沒有尽头的人流，男的、女的、老的……有个老人的背后还跟个小的——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老人坚决要来参加支前运输，把小孙子带来給他背粮食，自己好多背东西；那些年輕的姑娘都挽着褲腿，头戴解放軍軟帽，帽沿下飄着一綹黑长发。

朝气蓬勃的人流，流向一个方向：西貢附近的前綫。我随着队伍前进，心里想：这不是一幅最生动的兵临城下的大好形势图嗎？

我們还没有来得及听完动人心弦的西貢市郊斗争形势的介紹，十一月十一日凌晨，南面就传来了急迫的枪炮声。“我們先开始了，这场战斗正是你們提出的問題的最好回答。”南方同志乐呵呵地說。

十一日的战斗是在离西貢三十六公里的一号公路上打的。战斗在清晨打响，解放軍先敲掉了古芝县的一个前沿崗哨，又在公路上紧紧包围了敌人的車队。敌人急了，美軍F—105型飞机和美伪軍一〇五口径大炮持續地狂炸和轰击，企图解围。这一带公路两侧，地势平，沒有树，隐蔽条件差。美国飞机輪番地炸，大炮密集轰击三十分钟，弄得两公里范围的战区内，弹坑遍地，象蜂窝一样。然而，解放軍陣地巍然屹立，战士的共同决心是：“寸步不退！”美伪軍在狂轰濫炸之后，以为这下子“越共”可完蛋了。于是，十多辆美国两栖装甲車，三連伪軍，分两路，贼头贼脑地摸进来。然

而，敌人的行动早在解放軍的預料之中。沒等第一辆 M—113 型装甲車接近，解放軍战士就如同一支神兵突然出現。一班炮手第一发炮弹就击中一辆装甲車。战士陈文勇脫去凝固汽油弹烧焦了的上衣，端起枪，跟着指揮員，在公路上追击敌人的战車。装甲車見势不妙，屁股冒了一股白烟，就飞快逃跑了。

这时的战場上，美国的装甲車、卡車殘骸癱在地上，伪軍死伤遍地。

后来，在解放軍的步談机里传出了敌人的叫喚声。伪軍步兵对美国 M—113 說：“你們是穿铁衣的，你們先上，我們跟着你們。”“你們先上，我們保卫你們。” M—113 回答。“不行。”“你們先上。”……战斗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半，四辆装甲車、許多卡車和近二百名敌人的尸体躺在路边稻田里。逃跑的、增援的敌人都不敢再进入战区。

我見到指揮这次战斗的指揮員黎明日同志，他已經七天七夜沒有睡好了。多思，缺睡，使他两頰消瘦，但目光炯炯有神。“今天我們在西貢大門口打响旱季第一仗。”黎明日同志用坚定的語調說：“这样大白天在公路上大打，过去是沒有过的。誰是旱季的主人，不是很清楚嗎？我們的战士接到轉移的命令时，写决心书，都不願离开陣地，說‘趁好天，再打个漂亮仗吧！’”

十一月十一日，西貢大門口一号公路上的大捷，給了敌人一記响亮的耳光。这时西貢传出来哀叹：“南越战場将永远是雨季。”

痛歼美国侵略軍

十一月十二日，我們住的村子上空飞过的美国飞机特

別多。往常終日在頭上轉的“老太婆”式偵察機却不見了。清晨，不遠處傳來陣陣的炸彈聲和炮擊聲。我們看地圖，找方向，知道在我們的西北邊大打起來了。

果然，當天中午傳來了捷報：解放軍在保邦地區圍歼美軍戰果輝煌。我和南方同志一起為這個喜訊拍手叫好。人們紛紛議論：“美軍也嘗到苦頭了。”“現在誰都可以看到，我們能打敗美國侵略軍。”

一九六五年一年，美軍大批大批爬進南越戰場。他們胸前挂着極輕的自動武器，氣勢洶洶。從美帝國主義頭子直到西方記者，一齊給他們鼓氣，真好像美軍一爬上來，美國侵略者在南越戰場上的困境就能立刻解除似的。

這樣，在南越人民武裝面前提出了一個問題：能不能打美軍，能不能打贏美軍呢？

現在，我把指揮保邦戰鬥的一位指揮員關於這次戰鬥的介紹，作個簡叙。

美國侵略軍在南越沿海登陸暫時穩定之後，他們就把豬嘴伸進內地，企圖進攻解放區，圍攻解放軍主力。他們把“王牌軍”——美軍第一步兵師、空降師、騎兵師等等調進山區林區。在保邦地區戰鬥中，美軍啟用了第一步兵師的兩個步兵營、兩個裝甲支團、一個加強炮兵連，企圖對 D 解放區發動進攻。

十一月十二日拂曉，當美軍還未睡醒時，強大的解放軍突然把美軍包圍，然後分几路向美軍營地猛插，立刻把敵人的營地劈成几塊。圍歼部隊穿插，分割，近戰壓縮，各種炮火、手榴彈、炸藥包和自動武器，一齊向美軍陣地上壓去。剛打響几分鐘，美軍的聯絡綫就被解放軍切斷了。解放軍戰士高呼着“堅決把美國侵略者消滅干淨”的口號，勇猛沖

杀，个个象小老虎。他們对貼着树梢飞的美国飞机連看都不看一眼。有的战士猛冲到距离美軍不到十米处开枪射击。尽管硝烟弥漫，解放軍战士照样射击得十分准确。解放軍炮兵扛起无后座力炮穿插进来了。由于炮位地势低洼，眼前又有橡胶树擋住視綫，不好瞄准。“来！”炮手武世跃到高地，把炮身架到自己肩膀上射击。

解放軍发动的攻势如此之猛，美国侵略軍完全吓昏了，連爬带滾地躲到了装甲車底下，胡乱放枪。美軍的大炮耷拉着脑袋，一炮未发。那些坦克、装甲車、卡車，一个个瘫痪在地上。

正是这样的解放軍勇士，在三小时战斗中，把吹得天花乱墜的美軍“大紅一”师的两千多人馬报銷了。西貢的美軍头目气得直跺脚。虽然战場距离西貢极近，但他們也毫无办法，最后竟派出两百多架次飞机，把战場炸翻了个个儿，图謀灭迹。

保邦战斗是南部战場上对美国侵略軍的第一次沉重打击。英勇善战、行动自如的解放軍，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們不仅能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罪恶的“特种战争”，而且能够打敗亲自出馬的美国侵略軍。保邦战斗写下了大規模痛歼美国侵略軍的最光輝的篇章。

后来，我們在堤岸一新安省采訪时，經常听到解放軍說这样的话：“打美軍我們也不能落后，要迎头赶上。”“把仇恨放在枪口上，痛歼美国侵略者！”这些话已經成了越南南方解放軍的共同意志和坚决行动了。

巨大的精神力量

我还記得在中部中区有一次到前綫部队去采訪的情

景。解放軍某部指揮員領我登上一座小山崗。眼前是廣闊肥沃的廣南省沿海平原。不遠的村落上空升起濃黑的煙柱。美軍F—100型戰鬥轟炸機，輪番在解放軍陣地上轟炸掃射。解放軍戰士在彈雨中向敵人陣地撲去，追着敵人猛揍。

戰鬥勝利結束後，指揮員對我說：“我們的部隊是在戰火中誕生，在戰火中成長的，對你，我也禁不住要夸夸自己的部隊。……敵人總是自負的，愚蠢的，他們不了解我們的戰士，我們的戰士真正是革命的硬骨頭。”

我完全理解，而且完全贊同指揮員的話。

美帝國主義總以為靠着自己的“海空優勢”，就能吓倒越南南方人民。美國侵略者從來也看不到越南南方人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居絕對優勢的。

的確，今天的越南南方人民武裝手里還沒有飛機、大炮、坦克；但也的確，他們不論雨季，也不論旱季，用大米加輕武器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

讓我們先講個解放軍戰士的故事吧！

二十一歲的賴文寧——人們稱他為鋼鐵戰士，是南部地區解放軍某部的一個新戰士。他是嘉定省平新縣人，從小當放牛娃，家鄉解放後，一九六四年自願參軍入伍。一九六五年七月東帥戰役之後，他負了重傷被送進醫院，現在又躺在病床上。這是他第三次負傷進院了。這次傷勢較重，可是象前兩次一樣，他剛被抬進醫院，就想着出院，想着參加另一次戰鬥。

“受點傷，算不了什麼，”他樂呵呵地指著頭上、手上、腳上的傷疤對記者說：“你看，這是平也戰鬥的，這是攻打寒信據點留下的，這是東帥戰鬥的紀念。”他身上簡直是一幅戰鬥地圖。

一九六五年年初，賴文宁参加了平也战斗，这是他入伍以来参加的第一次大战斗。美国空中强盗成吨成吨地扔炸弹，伪軍胡乱打炮开枪。賴文宁在枪林弹雨中毫不畏惧，冲在头里，猛打敌人。战斗中，他的头上、手上、脚上、胸前虽然受伤五处，但是坚持不下火线，直到全歼敌人，战斗结束。

后来，他被送进医院治疗。

賴文宁住院三星期，三处伤口治愈了。一天，一支解放军部队开来帮医院挖防空工事，这正是賴文宁所在的連队。賴文宁见到自己的同志，問长問短，說不出的高兴。部队在挖工事，賴文宁却偷偷地收拾自己的背包，部队挖完工事返队，賴文宁避过医生，离开医院，远远尾随着自己的同志走了。半路上，同志們发现了他。

“医生准你出院了？有证书嗎？”同志們同声問他。

賴文宁回答說：“沒有。”

“哪行？”同志們嚷开了。

“那怎么不行，”賴文宁急了：“我要，医生不給，我住院这么久，你們打胜仗，我……”

同志們都了解他，沒有繼續往下說，大家一起走了。又走了两小时，賴文宁觉得有点头晕，他躲开了同志們，輕輕在树干上靠了一会儿。他想，不能被同志們知道，要不自己在住院期間日思夜盼的歼敌机会也就完了。他又挺起胸大步奔进同志們的队伍。这次出院，他的胸部还有一块敌人的弹片呢！

出院不久，他又参加了攻打敌人寒信据点的战斗。这次战斗，全歼了守敌。賴文宁又受了伤，第二次被送进医院，又住院两星期。这时部队正在准备打东帅战斗。賴文宁躺在病床上想，打大仗，自己不参加哪行？可是再次偷着

离院也不行啊！于是他另想法儿。他天天找医生磨蹭：“我好了啊，可以出院了。”“前方打胜仗，我不能老躺着啊！”“让我出院吧！”

医生终于被他說动了：“好，让你出去，可不能参加激烈活动。”

賴文宁高兴地跨出院門，把医生的嘱咐攔到脑后去了。

賴文宁归队之后立刻投入了战斗准备。打第一仗时，美国飞机狂轰滥炸，气浪把他摔了好几个跟斗。他摸摸脑袋，摸摸腿，沒伤，就冲进敌陣去了。第一仗胜利結束，接着賴文宁又参加歼敌伞兵第七营的战斗。伪軍伞兵第七营算是美伪的精銳部队，装备好，又有美国佬亲自指揮。这一仗打得很激烈，对賴文宁來說这场战斗是对他的革命精神的一场严峻考驗。

战斗是在白天打响的，一接触，解放軍立刻把伞兵七营紧紧围困住了。美軍出动了F—100型战斗轰炸机助战，十二架美国飞机象摘了头的蒼蝇一样，在陣地上空輪番轰炸扫射，噴气机俯冲时发出尖嘯怪叫声，炸弹的爆炸声，把陣地四周的树木震得顫抖。可是，解放軍陣地巍然屹立，并且步步压缩包围圈。

賴文宁随班冲进了敌人頑抗的工事里，敌人頓時慌作一团，胡乱打炮。炮弹在賴文宁两側接連爆炸，弹片削掉了賴文宁的头发，打伤了他的脸部、胸部，气浪把他摔得老远，當場昏过去了。同志們見賴文宁倒下，憤怒地高喊：“为賴文宁报仇，同志們冲啊！”賴文宁沒有死，在昏迷中，他觉得有人扶起他，又从他胸前取下了自动武器。他想伸手拦住，可是他沒有力气动弹一个指头。几分钟过去了，附近炸弹的爆炸声把他震醒过来。他先伸手摸身前的武器沒有了，

手指上只是斑斑血迹。他没有管自己的伤口，用两手支撑，抬了抬身子，一阵钻心的伤痛，强使他松开手，身子又躺了下来。赖文宁想：自己真的不行了吗？敌人的机枪象爆豆一般嗒嗒嗒连响不停。赖文宁立刻觉得前沿吃紧，正需要人啊！他又一次双手撑起身子，一次，再次，他终于爬了起来，抬起铅一般重的双腿，勇猛地冲上前去。

“班长，给我枪。”他奔到班长面前大声说。

“给你枪？要把你送回去！”班长沉痛地注视着赖文宁满身伤口血迹。

“不，你不是说过轻伤不下火线吗？”赖文宁理直气壮地反驳。

“你伤轻？！”

“开敌要紧，不管它。”

赖文宁越过班长，一个箭步冲向前去。他从倒毙的敌人身上取了一支美式冲锋枪，又拣了许多子弹，跳进敌人的工事，踩着“王牌军”的尸体，向负隅顽抗的敌人横扫了一梭子子弹。敌人退，赖文宁就冲。解放军的包围圈在缩小。这时美国飞贼更疯狂，直往敌我相距极近的地方扔炸弹，企图炸出一条血路，好让“王牌军”逃命。炸弹掀起的土把解放军战士盖住了，赖文宁在气浪中只觉得眼前一片昏黑，又应声倒地，昏了过去。这时，被困的敌人正在作垂死挣扎，枪弹炮弹象雨点一般嗖嗖地向赖文宁四周飞来。赖文宁在半醒半昏中微微睁开眼，爬起身，眼见敌人乱作一团，他连头也不抬，根本不看疯狂打转的美国飞机，拿起枪，使尽全力扣动扳机，五个敌人在他面前倒下了。赖文宁一直把子弹打光，炸弹气浪再次把他打昏过去，倒在阵地上，这时，他依然紧握着手中枪。待赖文宁醒来，他已被转送到后方了，

他一睜眼就問：“七營吃掉了沒有？”滿意的回答使他微笑了。

賴文寧躺在病床上說：“為祖國，為民族，我們從不怕犧牲。傷點兒，沒啥，我只要有口氣，就是拐着腿，也要揪打美國強盜。我只不想讓兩眼受傷，因為我要親眼看到祖國統一，看到我們敬愛的胡伯伯。”

賴文寧是成千上萬越南南方解放軍戰士中的一個，他的決戰決勝、英勇頑強的精神，也是全體解放軍戰士共有的。從賴文寧身上，從千萬解放軍戰士身上，我們看到了越南南方人民英勇頑強的戰鬥意志，看到了南方人民革命英雄主義的偉大精神。他們充分發揮了人的因素，精神的力量，戰勝了一切困難，壓倒了一切敵人。

（選自一九六六年二月十四日《人民日報》）



光輝的战旗

——越南南方解放軍“X部队”訪問記

馬真划 李 珉

不久以前，我們訪問了越南南方解放軍“X部队”。這是解放軍中成立得最早的部队之一，也是打仗打得最多的一支主力部队。这支部队以战斗作风勇猛頑强著称，是解放軍的一面光輝的战斗旗帜。

我們的訪問是在新的战斗即将开始的紧张时刻里进行的。新年前后的热带森林，仍然是郁郁葱葱，一片翠綠。在密林中指揮所的雨布棚下，我們首先看到的，是那面标志着这个部队光荣的紅色獎旗。这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二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中央主席团和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指揮部，为表彰这个部队在平也战役中的光輝战績而奖給他們的。

这个部队在平也战役之前，最多只消灭过伪軍一个連；平也战役中，他們的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首創了在一个短时间里全歼两个伪軍主力营的紀錄。这之后，他們又在德古創造了首次歼灭美軍一个伞兵营的光輝战績，在保邦地区和兄弟部队一起消灭了美軍第一步兵师的两个步兵营和两个装甲营。

我們見到部队长N同志时，他首先謙虛地說：“我們是